

聽潮生著

海上百大風流案

丹翁題

民國十九年四月出版

不准翻印
版權所有

上海百大風流案

全書精裝一厚冊
定價大洋三元正

著者 聽潮生

發行者 胡雄飛

印刷者 華生書店

代銷者 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華生書店

六馬路跑馬廳口
電話一〇六六六

平序

古人詩云「儘教風流莫下流」。可知風流二字。初非不祥名詞也。至若「一對野鴛鴦捉將官裏去」。因風流而成爲穢案。斯不登大雅之堂矣。陳子聽潮。當世風流雅士也。於倚紅偎翠之餘。編百大風流案一書。將以問世。徵序及予。予案頭適置一鏡。視鏡中之我。蒼蒼者髮。將化爲白矣。齟齬者齒。將脫而落矣。年未四十。老之將至。其於風流固已去題千里矣。我聞海上文藝界。克當風流小生而無愧者。首推張君秋蟲。以次張君振宇。類皆翩翩俊逸。足以媲美其先世君瑞文遠諸公而有餘也。以外黃君小貓。俞君逸少。亦不失爲風流雅士。至若鍾郎之

輕響倩笑。沈郎之色授魂與。雖亦不肯乎風流本旨。然而「風流」之下。應加「罪過」二字矣。陳子聽潮。出其風流餘緒。以編此書。能使後世風流之士。興「一讀此小說。做鬼亦風流」之想。是則其功豈在出賣「如意袋」之下哉。是爲序。

民國十九年春網蛛生序於吳門惟靜是娛室之南窗

朱序

雙雲方搖筆伸紙。爲海上百大風流案草序言。突有顧吾者曰。大丈夫非有關世道之文不爲。何今之執筆爲文者。都喜平章風月。描寫風流。徒以綺語冶詞。禍諸梨棗。此實世道之隱憂。子何樂爲之序。殊不知世無魑魅。夏禹決不鑄鼎。國無亂賊。宣尼決不著春秋。實偏而作。勢豈得已。今陳子聽潮之著海上百大風流案者。亦猶禹之鑄鼎。宣尼之作春秋。所謂箭在絃上。不得不發耳。嚮使海上無風流之案。胥道德之崇。則陳子縱欲刻畫風流。亦無材之可取。安得有此書之印行。今子不責海上社會之日趨淫靡。而獨責陳子之象奸顯慝。抑何所見之小耶。顧吾者迺爽然若失而退。

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朱雙雲序於上海

吳序

海上一大風流窟也。其多風流豔事也宜。余昔嘗有志就所身經目擊者。述之成文。都爲一集。以之問世。以爲或可爲世道人心下一針砭焉。顧稿成未半。忽爾散佚。人事倥傯。卒卒未暇。於茲三載。迄無所就。而春申江畔。風流放誕之事。且更層出而不窮。同社陳子聽潮。於余最相契。晨夕過從。文酒無虛。每與談及古今事。陳子輒吶吶然若不能出諸口。退而爲文。則又汪洋恣肆。反覆馳騁。能窮盡事理之妙。近更有百大風流案之編纂。書既殺青。必欲得余一言。以爲弁端。是書命意取材。固與余嚮之所爲。不謀而合。而陳子竟以數閱月之功。成

此巨著。且曲曲寫來。婉妙可誦。逆知出版之後。當可不脛而走。是則不獨余所引爲同調。卽世之人讀是書者。亦當喜其能爲世道人心下一針砭。而不以風流罪孽。等閒視之也。

民國十九年春節吳微雨序

吳序

上海市裏。真不知有多多少少風流男女。唯因上海市裏。有這許許多多風流男女。所以偌大的一個上海市。變了一大風流窟。放僻邪侈。浪漫淫逸的事。也就層出無窮。讀報章上的社會新聞。已足窺一天之內。風流事的產生已有不少。有人說人心是天生傾向於風流的。否則。爲什麼都歡喜向風流場中討生活呢。爲什麼都歡喜看這種風流事呢。譬如關於兒女案情。不能不謂非風流。但是因爲大家司空見慣。耳熟能詳。所以其姦情。假使不是奇奇怪怪的。便不足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又如離婚案件。要非情節曲折。變幻多端的。那末看在眼底。大家不能稱心愜意。在這種心理的暗示和引導下。於是上海人的風流程度

。一天高一天。一天利害一天。唉！。社會組織的危機便伏於此。何以故呢。歷來上海市裏的諸般罪惡。那一件不是從風流中產生出來。所以風流程度愈高。罪惡的發生也愈多。老友陳君聽潮。少年多才。飽經滄桑。近以目擊種種風流罪惡。有海上百大風流案之輯。或曰。以陳君文才。何書不可做。還怕不能風行一時嗎。而現在偏偏以風流爲材料。未免多此一舉。蓋以寫實風流之作。而搬諸飽吸風流空氣的上海人之前。其文筆無論怎樣出類拔萃。其描寫無論怎樣深刻有致。總不免貽班門弄斧之譏。然而不然。陳君此作。別有懷抱。收奇奇怪怪異乎尋常的風流案一百件。出諸陳君筆下。印在紙上。那末就是沈湎於風流場中的上海男女讀之。亦當觸目驚心。憬然幡悟。其有益於社會。有益於人心。當非淺鮮。吳農花序。

周序

余輯申報自由談。迄今逾十稔。以是得遍交海上諸文友。聽潮生其一也。生於數年前。卽以詩文作品寄示。余讀其所作。清新雋妙。輒爲刊諸報端。讀者稱之。然余時猶未與生謀面也。厥後生助吳君微雨襄理福爾摩斯報筆政。余始識生。溫文謹懃。不徒以文稱也。而生以涉身社會。與世交接日多。文筆益豪放。耳濡目染。亦遂多豔跡異聞。輒舉其尤者。演述而存之。爲日既久。得一百篇。將以付梨棗。持以示余。余展讀之。其文固豪縱天矯。而其事則風流放誕。余不禁重有疑焉。夫士惟恐修名不立。生奈何爲嬰嬰宛宛者造狎語。而徒以風花雪月之

詞。表見於當世哉。雖然。當茲習尙淫靡。人欲橫流之際。桑間濮上。比比皆是。則於此中。或亦可探得世道之消長。風俗之厚薄矣。而生之振腕直書。揭發靡遺。則又豈徒爲嬰嬰宛宛者造狎語哉。夫亦足以垂炯戒已耳。

民國十九年一月吳門周瘦鵬序於紫羅蘭盒

施序

六七年前。余與澹盦大可創辦金鋼鑽三日刊。以鋤奸伐惡爲職志。爾時三日刊方在萌芽時代。先我而出者。僅一晶報。而海上素稱萬惡之淵藪。社會罪狀。罄竹難書。自吾報之出。僉壬宵小。斂迹遁形。社會人士。聞風興起。以文字相臂助者。尤不乏人。余於此中識一人焉。曰聽潮生。聽潮一恂恂儒者。而爲文銛利不似其人。殆飽閱世味。疾首痛心於奸佞之徒。而有志殲除之者歟。年來聽潮爲海上諸三日刊撰稿。日寫萬言。倚馬可待。誅奸伐惡。痛快淋漓。余尤驚其才思之敏捷。而歎其志行之卓絕也。聽潮客臘語余。謂於傭書之餘。更撰有海上百

大風流案十數萬言。其間都寫妖姬蕩婦之辱身賤行。吉士狂童之佻儇穢史。蓋仍不叛其誅奸伐惡之志者也。撰校將竣。索序於余。雖未讀其書。而夙欽聽潮之人。之文。故樂得而爲之序。

廢歷庚午元宵後三日施濟羣序於花好月圓人壽之室

俞序

余髫年卽好讀說集。讀三國。一星期卒業。繼讀水滸。繼蕩冠。繼至征東諸書。皆迅且速。自首至尾。不肯放過一字。如濟公傳續出諸集。雖至劣者。亦必畢讀而後快。唯紅樓金瓶。屢讀屢輟。於今古奇觀亦然。明明知其爲短篇。文筆之簡鍊雅潔。不亞三國水滸。意終不屬。旋閱旋棄手矣。近世胡適錢玄同。劉復鄭振鐸之徒。羣起爲小說作考證。以考據之目光。作研究之功夫。於水滸紅樓儒林西遊三俠五義今古奇觀諸書。能不負作者苦心。而還其真價值。灼然與世以共見。小說之銷沉久矣。此則平心論之。不能不以昌明小說之功。歸諸民國。而引爲

差強人意者也。今吾儕皆棄其學校生活。而治小說家言。聽潮生新以海上百大風流案問世。取義略同近世之百大祕密。而取徑直如明人之今古奇觀。回列一目。二回作一對。聽潮事先且與余一度商訂。其虛心可想。其工整亦可知已。至所取材。海上之大。何奇蔑有。風流之事。何啻千萬。特能近取譬。懲一警百之意耳。抑今古奇觀一類書。有警世法言者。海上百大風流案。殆今古奇觀而又警世法言乎。是當百讀不厭。永作座右之銘。豈旋閱而旋棄手者哉。余樂聽潮生之先我成功。輒抒所見如此。又絕不敢以普通語諛之也。

建國十九年小寒之夕吳俞逸序於海上雲在樓

張序

客有問於余者曰。晚近文明日進。人事日繁。而作姦犯科之徒。及乎神出鬼沒。爲古人所未嘗爲。作古人所不敢作。試披閱每日之報章。其號稱社會新聞者。非姦卽拐。▲涓涓者而爲洪流。坐使青年男女。沉溺其中。我國固有之道德。爲之蕩然無存。豈罪惡與文明。固應成正比例耶。余曰。唯唯否否。夫人之分男女。蓋自有人類以來。卽已如是。旣分男女。卽不能禁其於濮上桑間。採蘭贈芍。此所以古之號稱聖賢者。亦復一則曰。男女居室。人之大欲存焉。再則曰。食色。性也。三則曰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然則男女之間。所謂風流韻事。伊

古已然。固不自今日始也。獨是時至今日。輪軌交通。華夷雜處。夕有事。朝卽播之報章。一時茶寮酒座。競資談助。循至事雖出於異域。人猶隔乎重洋。而爲新聞記者者。乃不惜以電訊達之於世界。繪影繪聲。毫添頰上。於是國人咸奔走駭汗於人欲橫流。於今爲烈耳。殊不知往昔所謂風流案者。決不減於今茲。惟是交通梗阻。耳目錮蔽。彼風流案亦祇深藏密潛於閨闈之中。不爲人知。亦遂乏人稱道。是故今乎抱杞憂者。亦徒見其多事。陳子聽潮。近編一書曰海上百大風流案。索序於余。因信筆書近頃之感想以歸之云。中華民國十八年歲莫。南匯張恂子。